

茅盾的文化遗产

尤 佑

一汪南湖碧水，一道乌镇文脉，滋养了一代文坛巨匠。

1896年7月4日，茅盾诞生于浙江桐乡。乌镇观前街的流水、廊檐、白墙、黛瓦……孕育着激荡时代的革新力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航标。作为其中之一，茅盾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元，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

今年是茅盾诞辰130周年，回望茅盾留下的，从不止于《子夜》《蚀》等传世文学作品。这位从红船起航地走出的文人，用一生创作、一生坚守、一生提携后辈，沉淀下为人民、为人生、为传承三重厚重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依旧照亮新时代文艺前行之路。

茅盾将文学与革命高度融合。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之一，同时，他是“主题性”写作的先驱，将理想信念融合于文学理论、文学翻译及文学创作。在《文学者的新使命》一文中，茅盾明确表示：“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

这样的文学观，让他成为左联中坚力量，辗转武汉、广州、新疆、延安多地开展革命宣传，以笔见证大革命浪潮，记录时代青年的挣扎与求索。不同于旧式文人避世抒怀，茅盾的文字从来直面家国苦难。从红船起航地扬帆，其文学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现实结合的早期探索，为

后世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标杆——文艺，是服务人民、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立足现实、观照人间，让文学扎根土地、直面人生，是茅盾留给中国文坛珍贵的创作信条。身处新文化运动浪潮之中，茅盾注重承续“人的精神”。1921年，他牵头成立文学研究会，响亮提出“为人生而艺术”，大刀阔斧改版《小说月报》，打破旧文学僵化桎梏，扭转文坛创作风气，拉开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大幕。他的笔名“茅盾”，藏着大时代之下知识分子的挣扎与抉择；《蚀》三部曲，写下一代青年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与觉醒；鸿篇巨著《子夜》，以宏大的社会视角，剖开旧中国复杂的社会肌理，树立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叙事的高峰。

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给出了清晰的回答：文学不该困于个人情爱、小家悲欢，而要书写社会百态、民族命运。同时，他提出兼具本土根基与世界视野的文学主张：向内深耕民族文脉，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体系；向外拥抱世界文学，让东方文学自信走向国际舞台。如今，我们倡导跳出西方文论桎梏、立足本土文脉发展文学，推动文学回归现实、拒绝空洞自我表达，也映照了茅盾百年文学观。文学，应是观照时代、记录人间、映照国家的一面镜子。

茅盾的文化遗产中还有传承精神。终其一生，他始终关注传承。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影响世人，而且留心发掘、扶持文学新人，丁玲、沙汀、臧克家、萧红等后世大家，都曾得到茅盾的悉心点拨、撰文推荐，在文学道路上获得关键指引。1981年3月14日，躺在病榻上的茅盾致信党中央，祈愿追认“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嘱



梔子花开

这是梔子花的香味，馥郁清新，哪怕只吸一口，便迷醉其中。

初夏季节，四川南充满大街都是梔子花。大婆们手提花篮，一元一束，通常5朵，用丝线捆扎，很受欢迎。这些梔子花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丝二厂，南充人习惯这样称呼它。丝二厂就是今天的六合丝厂，位于高坪成都坝坝，那里有大片大片肥沃的梔子花田。

六合和丝厂前望嘉陵江，右邻朱凤山，地势开阔，一碧万顷。每年5月，厂外的梔子花如约盛开，成为我心中的白月光。

我对梔子花有特殊的感情。我老家在重庆大足，那里也出产梔子花。同村张家小院就有一树，每当花期来临，小主人美琼就会带我去采几朵，插在发梢或者别在衣襟上。

这天下午，循着心灵的花香，我轻车熟路驶过六合丝厂家属区，径直把车泊在一片梔子花田旁。

花田里站满了摘花的人，大多是女性，老的，少的……花田中间铺设着一段铁轨，一列小火车正从六合丝厂出发，载着来此游玩的孩子们，去往嘉陵江边的古渡口。

“呜呜呜”，红头黑身的小火车，得意地大声鸣唱。

一滴蓝眼泪

黎孝民 文/图

我们在一个晴天朗日来到赛里木湖。

当光芒万丈的朝阳铺满高原，我们的汽车爬上了一片绿如地毯的高山草地，眼前豁然开阔起来，随即，一抹耀眼的湛蓝闯入眼帘。那是一种仿佛能洗净世间一切污垢与尘埃的蓝，蓝得让我惊讶，瞬间屏住呼吸。在我的内心还没做好准备迎接这个面积453平方公里的高原湖泊时，这场突如其来的视觉盛宴，让人差点儿热泪盈眶。

当我站在天山北麓之巅俯视赛里木湖，一湾碧水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群山中央；又像一位蓝衣美人，优雅地斜躺在天山山脉的怀抱里。而我的目光依次从湖边的湿地、草原、森林浏览到冰川雪峰时，发现这里呈现的又是一幅“春夏秋冬图”。

赛里木湖是一个变化无穷的湖泊，湖水会随阳光的照射角度而改变颜色。如果想看透赛里木湖的“真貌”，得沿环湖公路漫步。湖水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是在大自然在挥洒调色盘，让湖水的色彩不断变幻。浅绿色、浅蓝色、蓝色、蓝紫色、深蓝色……这些颜色在湖面上交替重叠，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天然油画。我试图用画笔捕捉这惊艳的美景，却发现无论怎么调色，都无法还原它的自然与美丽。

站在岸边眺望，清澈的湖水里，光滑如丝的小鹅卵石清晰可见，形态各异、五彩斑斓，它们也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一件件艺术品。这些石头天生是粗糙的，应该是经历了潮浪经年的抚摸与拍打，才有了今日的圆润与透亮。我轻轻拾起7颗不同颜色的鹅卵石捧在手心，就像捧着来自7000万年前的古董珍品，感受到岁月的痕迹与历史的沧桑。

赛里木湖是一个被鲜花簇拥的湖泊。6月的阳光正好，赛里木湖虽在海拔2071米的高寒之地，湖边的花儿却是凌寒盛开。从东门的月亮湾、南岸的松树头、西海草原到成吉思汗点将台，野花遍地，尤其是三台古驿的花，开得异常热烈、奔放。环顾四周，一片片花海争奇斗艳，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一条条花径，仿佛直通仙境。

三台古驿的前面就是湖心岛，走过小岛，一条沿湖岸蜿蜒的长堤上挤满了人。其中有很多摄影师和成双成对的情侣，正在蓝天白云下拍摄婚纱照。蓝湖与雪山象征着他们的爱情，也见证着那份美好。

据说，这里的湖水一半来自降雨，一半来自冰雪融化。漫步湖畔，微风拂面，湖面上传来一丝凉意，却也夹杂着湖水的清新与甘甜。

尽管已在这美景中徜徉许久，但当我站在赛里木湖中的湖心岛上，看着被天山山脉隐藏起来的那一大片湛蓝，还是禁不住再次热血沸腾起来。我曾站在断桥上凝视西湖的万顷碧波，曾在蓝宝石一样

将25万元稿费捐作奖励长篇小说创作之用，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广泛影响。

青年时期，茅盾传承新思想，构建属于中国的文学理论。他翻译英国作家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三万年后孵化之卵》，与沈泽民合译《两月中的建筑谭》，大量作品在《学生杂志》上发表，将西方新思想引入中国。除此之外，茅盾还撰写了大量的文论，试图“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

中年时期，茅盾与鲁迅、巴金、郑振铎、冰心保持密切联系，撰写《鲁迅论》《冰心论》等，开一代文学创作先风。他提携后人，指引青年创作的航向。其文学精神和爱国志愿，引领一代代青年作家，以青春笔触镌刻时代。茅盾早已点透青年写作的真谛：青年写作不等于只写青年，真正有分量的青年创作，必然打破个人小世界，望向广阔人间，最终沉淀为民族文学经典。

晚年时期，茅盾立下宏愿，开创中国当代文学新篇章。茅盾文学奖的设立，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自1982年首届颁发以来，该奖已历11届，一大批获奖的现实主义力作，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精神生活，势必成为新的文学遗产。

1981年3月27日清晨，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这位伟大的革命作家为中国革命、现当代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1996年，茅盾诞辰百年之际，北京中国茅盾研究会和茅盾故里桐乡分别举行纪念活动，“茅盾诞辰百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又一个30年过去，让我们以先生的文化遗产为感召，奋力扬鞭，共创人民文艺的繁华时代。

花香六合

邹安音 文/图

神。我满心欢喜地跑进花田，拿出剪刀，“咔嚓咔嚓”地剪起来。

花朵们的主人，正是六合丝厂改制后下岗的老工人。她们大多是当年的姐妹，把青春献给了如花岁月，又把最深的眷恋给了这片土地。

离厂房最近的一块花田有几面旧墙壁，上面还遗存着几幅老画。其中一幅画描绘的是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旁边，站着几个身着厂服的女工，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

“姐妹姐妹快快长，长大好进丝二厂，伙食巴适工资高，军官干部随便挑。”当年的歌谣，至今仍在南充大地传唱。当年的姐妹们，青春年华却像嘉陵江的水一样一去而不复返。但已经老去姐妹们，今天又写下新的传奇：你看，厂子之外的这一块块花田，不正是她们用双手，写下了新的诗行吗？

我每次来这里，总能看见几个婆婆在花田里劳作。春天给梔子花培土，秋天给梔子花打枝，冬天给梔子花上肥……只为了初夏的这一抹亮色。

我剪好花朵，递给负责这片花田的小赵数数。小赵说自己在成都工作，周末回家来帮忙。她和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几个婆婆来帮忙。母亲和几个婆婆，都是当年丝厂的姐妹。

捧着新采的梔子花，我一路闻着花香，跟着小火车来到了渡口。嘉陵江上，碧波涌动。每当小火车来到这里，就停在“望江茧站”休息，等待转头的机会。“牛皮不能吹，火车可以推”，瞧吧，在一处圆形的轨道上，火车司机正用力推着车头旋转，小火车便回转头了。

在鲜花盛开的季节，六合丝厂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记录着岁月流转，传递着人间温情。



赛里木湖一瞥

的青海湖边流连忘返，曾在漓江的小木船上看到无数一枝独秀的群峰清晰倒映在江面，曾站在狮子山俯瞰瞰泸沽湖的王妃岛被一湖碧水相拥……可赛里木湖还是带给我不一样的震撼。

赛里木湖的蓝，蓝得深邃，蓝得神秘，蓝得纯净。甚至有人说，赛里木湖的蓝，蓝得不可能喻，蓝得蛮横霸道。赛里木湖的那片湛蓝，是天空遗落人间的梦幻诗篇，是大自然流下的一滴蓝眼泪。

现在人们大都用微信、电话沟通，已经很少用手写书信进行联系了。前不久，我却收到一封从石家庄寄过来的特别短笺。信上是三个字——“诗言志”。上款是“高昌先生留念”，落款是“百龄徐光耀”。摩挲着纸页，我仿佛看到那穿越岁月的清澈目光和温馨笑容。

手写的信笺上，留有铅笔打稿的印痕，可见那份审慎和严谨。毛笔墨迹，犹见筋骨。病房里的百岁老人，穿着病号服，腰杆笔直，一笔一画，从容落墨。这封信，分明带着灼灼赤诚的体温，带着悠悠岁月的郑重和珍重。

“诗言志”三个字，从《尚书》里走来，从《左传》里走来，飘过漫长的时光长廊，落在一个百岁老人的笔端，又轻轻飘到我的眼前。我想象他在病房里伏案写信的样子，笔迹深深的，像走过的路，看似曲折，却棱角分明、堂堂正正。

我想起他为自己选定的生日——8月1日。当年的穷苦家庭不记孩子的生辰，他便把自己的生日交给了军旗升起的日子。从此，他的年轮便与一个民族的记忆同频共振。1925年到2026年，一个世纪的风霜雨雪，在他脸上刻下沟壑，却未曾压弯那道脊梁。

小兵张嘎从白洋淀的芦苇荡里走出，手里举着那把木头手枪，奔跑在一代代人的童年里。而写活了这一个嘎小子老作家，自己也曾是一位13岁的小战士。说来也是一种缘分，我参加工作后曾经从事过一段地方志工作，这才知道一些乡土往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先生，曾经在我家乡束鹿县的华北联大（对外称“平原宣教团”）学习，他的《平原烈火》，写的就是我们冀中平原的战斗故事。

1947年6月27日早晨，当时住在束鹿的徐光耀，以一位外号“瞪眼虎”的小战士为原型写下小说《瞪眼虎》的半截，另半截在下午草成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感异常满意，上课时给陈森（注：二人为华北联大文学系同班同学）看了，他连声说好哩。”后来，又把“瞪眼虎”写进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到了1958年1月23日，“瞪眼虎”这个形象再继续发展和丰富，就成为白洋淀上的《小兵张嘎》——那个永远13岁的抗战少年。这部小说1961年刊发在《河北文学》，1963年底被拍成同名电影。2024年11月16日，徐光耀在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获颁终身成就奖。

荣誉在身，他却始终是那棵扎根泥土的大树，果实累累，含笑面对沧桑。除了个人写作，他在文坛还乐做园丁，培养、推介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如今先生年事已高，依然在乡亲们、战友们默默做着许多事情。

今年4月12日，他写信给作家莫言，谈到抗战英雄金学铁——那个把一条腿留在太行山里的朝鲜义勇队战士。他说：“金学铁是我中央文研所上学期间的同学，抗战时期，金学铁作为朝鲜义勇队的一员曾在太行山和八路军并肩作战，非常英勇。1941年12月，在石家庄元氏县胡家庄保卫战中，他大腿中弹，不幸被俘。在监狱中英勇不屈，因医治不及及时，左腿截肢。抗战胜利后，他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写了大量优秀作品；还把鲁迅、丁玲、周立波等的作品翻译成了朝鲜文字出版，深得丁玲、冯雪峰、艾青、周立波、萧殷等的赏识。金学铁1985年加入中国籍，被誉为‘朝鲜族的鲁迅’。”

他还介绍：“2005年，在铁凝的支持下，河北作协在胡家庄建成了‘金学铁抗日文学碑’。2021年，元氏县政府和胡家庄村建成了金学铁纪念馆、金学铁抗日事迹绘画长廊，把一座山岭命名为‘学铁岭’，岭上建了‘学铁亭’‘友谊亭’，我和一些文化人题写了牌匾。这些工作是很有益的。既传承了红色基因，发扬了抗日精神，又扩大了胡家庄的知名度，并带动了当地旅游。”徐老邀请莫言为金学铁纪念馆写一首诗或题一句话。

莫言先生4月29日给徐老回信：“经常在网上见到您的音容笑貌，倍感亲切。您是智者、勇者、仁者，因之必是寿者。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去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馆里看到了一九五一年版竖排繁体字的《平原烈火》，观者都十分感动。七十五年前您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太了不起了。”此后不久，莫言就寄来一首七律：“左手刀枪右手诗，纵横南北事称奇。宁将一腿埋山野，不为人间留滥词。受命组团奔冀地，直言仗义入樊篱。心怀天下志如铁，千里太行堪作碑。”并附笔“读金学铁先生《抗战回忆》得句并书”。

此后不久，徐光耀文学馆的殷杰老师把莫言的诗转发给我看，我随即也写了一首和诗：“铁血淋漓洒作诗，残躯劲骨见雄奇。匣中剑气随霜冽，卷底风雷起壮词。半腿如



徐光耀 作者供图

松擎北国，寸心似菊寄东篱。铤然进泪金声振，总是大悲留巨碑。”6月27日，在金学铁抗战负伤纪念日——元氏县胡家庄揽紫沟，这首诗由金学铁先生的儿子金海洋转交给了当地纪念馆。

纸短情长。文字在传递，情义在传递，那份沉甸甸的“志”也在传递。6月29日，徐老特意写来这封“诗言志”的短笺，寥寥三字，墨透纸背。对我而言，这是一份殷切的鼓励，一个珍贵的纪念，也是一粒心灵的火种。

“诗言志”，言的是什么志？是少年扛枪许国的勇敢，是百岁执笔为民的赤诚，是病中挺直脊梁的风骨，是平原烈火熔冶的战友深情。读者熟悉的徐老作品，大多是小说和散文。其实他也偶有诗作，比如纪念诗人公木先生百年诞辰时，自称“当年老兵”的徐老，就曾挥毫写下一首古绝：“一唱向前曲，热血冲云霄。冀人好公木，令我最高豪。”这首诗篇幅不长，字句也平实，可每次读来，我心头总会泛起一阵温热。平时极少见到徐老作诗，可他但凡落笔，则必是心底真正翻涌波涛的时候。

他那一代人，不习惯把自己当作“时时怕被埋没”的珍珠，而是把自己当作实实在在的泥土，甘愿为人民、为时代铺成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些老战士笔下的字句，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从心灵深处传来的深沉回响。这样的回响并非孤例，金学铁生前谈起那些“永远埋在太行山”的战友时说道：“他们的名字如同灼热的铁片一般，烙着我的心，不断推动我向前奔跑。他们也有故乡，也有骨肉。然而，他们放弃了所有一切，孑然一身投向斗争的激流之中。”而从抗战炮火中走来的诗人田间，也同样用朴素真挚的诗句，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在诗篇上，/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

抗战老战士们心中的“志”，正是这样一束温暖而明亮的光——不张扬，不炫目，却像高山上的盏灯塔，一直在那里默默地闪耀着——沉稳，坚定，照着来时的路，也照着辽阔的远方。